



一物不將來時

《五燈會元》流行一個故事：某日嚴陽尊者來參拜趙州大師，趙州大師是一位有道禪師。

嚴陽尊者一見到趙州大師便說道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

「將」在這裏解作「拿」。嚴陽尊者認為，自己空無一物（不光是手上空空，心靈也是空空的），已達到很高的境界，難道還要修禪嗎？

趙州大師嚴肅地對嚴陽尊者說，你既然說「一物不將來」，說明還沒有真心放下。

嚴陽尊者不明所以。

趙州大師認為嚴陽尊者如果真正放下，就不必介意人家對他是否放下的看法。說明他還沒真正放下。

趙州大師說道：「放不下擔起來。」

趙州大師覺得嚴陽尊者還沒有「看破」，換言之，他還沒有達到真正「一物不將來」的境界。

趙州大師意喻，既然你放不下自己那自以為是的意念，那你就把自己這個意念挑起來。

嚴陽尊者聽罷，恍然大悟。

「看破」的歇後語是「擔起奉獻」。

從禪理而言，放下不是放棄一切，而是砍掉枝蔓，放下不

該有的執着和癡迷，回歸人的本心性，這也是禪的經典論——「色即是空」的含義。

（吳言生：《生活中的禪機》，下同）

在《涅槃經》有「皮膚脫盡，唯有一真實。」所謂脫胎換骨也——當繁華虛表除掉，真正的面目——本心真性就會出來。

在禪宗界流行一個經典傳說——

道信禪師某日前往參拜三祖僧璨禪師。

他對三祖僧說：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我總感到渾身不舒服，似乎有什麼東西把我束縛住，心裏很不踏實，竟天患得患失，心神恍惚，不知師父可否給我一個解脫法門？」

僧璨禪師問道：「你想想誰束縛了你？」

道信沉思了一會，如實回答：「沒有什麼人束縛我呀！」

僧璨笑答：「既然你明白沒有人束縛你，你已經解脫了。」

道信聽罷恍然大悟，一身輕鬆。

由上可知，我們的自我束縛

和解脫完全源於自己的心態。

正如《楞嚴經》說：「縛脫無二」，說明束縛和解脫全靠自己的心態，與人無尤。

（《學禪》，之十二）



姚玗

上周五、周六兩天，我與潘明倫教授指揮的香港浸會大學交響樂團合作，在浸大的大學會堂舉辦了兩場「樂匯中西」為主題的音樂會。這次的音樂會是藝術與科技結合，聽覺與視覺結合的創新光影音樂會，觀眾反響熱烈。

音樂會的一大賣點，就是演奏二十世紀中國一首重要的管弦樂作品《瑤族舞曲》。這首樂曲結合了中國民謡的元素以及交響樂的曲式，是中國傳統音樂旋律和西方管弦樂技巧相互交融的典範。與樂團同台演出的還有浸會大學團隊創作、人工智能生成的虛擬舞者。虛擬舞者瑤族舞姿，加上廣西秀麗風景，以及真實的瑤族歌聲，實現音樂、文化和科技的和諧結合。

另一大特色，就是我與樂隊演奏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。《梁祝》是廣為流傳的中國弦樂作品代表，我一直覺得這是很具有表現力和想像力的作品，很適合與光影結合，豐富藝術層次。多年前，我是第一個錄製《梁祝》演奏錄像帶的小提琴演奏者。這次與浸大樂團的合作，更是把光影藝術與音樂表現的結合發揮得淋漓盡致。配合樂曲，浸大的創作團隊運用科技生成美輪美奐的圖像，用不同的方式和色彩變化出各種蝴蝶，用靈動的水墨和蝴蝶影像，展現中國經典名曲的詩情畫意。現場的舞台設計也配合這種光影體驗，舞台的三面都有大屏幕，畫面隨着音樂不停變換，讓觀眾都有一種4D的沉浸式體驗，很多觀眾都非常感動。這種體驗在傳統的音樂廳是沒有的，這次的新運用，可以說把每一分光影都協調指揮起來，配合音樂《梁祝》，觀眾體驗沉浸其中，印象深刻。當今的藝術發展已經離不開科技的助力，藝術和科技從來也都是相互賦能，共同培養人類創新意識，當音樂的發展遇上凝聚每分光影的多元豐富，就為藝術增添了更加迷人的層次與色彩。

周六的晚上我還趕到禮賓府參加了香港社福界「心連心大行動」的活動，參加表演並協助籌款，特首也參加了這個活動。「心連心大行動」成立典禮2023年5月29日舉行，這個組織展現社福界團結同心，專業服務市民，我覺得非常好，他們與我的初心一致，9年多來我堅持為基層孩子，推出音樂能量計劃，也擔任特區政府共創明「TEEN」計劃的導師，就是想用音樂點亮孩子們的心靈，振奮他們的人生，因此，我雖然當天工作繁忙，還是很樂意抽時間去參加他們的活動。

「心連心」這句口號，其實30多年前已經在香港提出。1990年，為了鼓勵香港人團結自強，由香港電台、長城唱片公司等聯合舉辦了「香港心連心」晚會，以宣傳「香港心連心」計劃90'活動。當時晚會中有一首由幾位香港流行樂壇巨星許冠傑、譚詠麟、梅艷芳、葉蒨文、林子祥、徐小鳳、羅文合唱的晚會主題曲《凝聚每分光》，抒發了對香港的熱愛。很高興相隔數十載，「心連心」的精神又煥發新活力，時光雖然變遷，世界雖然會變，人情也有轉變，但不變的仍是對香港的熱愛。就像這首歌中唱到，「讓每點光射向前方，讓每點光閃出希望，交織成一張光的網，凝聚了每點光茫，前途漸明朗，美滿前途伴你闖。」



水遇留痕
少爺兵

最美的感覺留在記憶

內地及台灣的傳媒人朋友們結伴來了香港，他（她）們可以說是「一為神功二為弟子」！因為中國乒乓球队在澳門作賽，工作之餘又可順道遊覽香港這「彈丸之地」，尋找他們愛吃的「雲吞麵、魚蛋粉和雞蛋仔……」味道，其中一人說道：「最美的感覺，往往都是留在記憶！」同行的眾人對友人這番說話是附和及十分認同。

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！」是筆者跟這幾位朋友碰面時的心情，他們此行都住在尖沙咀區的酒店，方便出行；雖不是「窮遊香港」，不過他們還是喜歡在「大排檔」，或街市熟食中心等地方找美食，況且這次來港的時間比較充裕，悠閒很多不用太匆忙！只是有友人突然問筆者，可有去看女歌手鄧紫棋的巡迴演唱會？友人若干年前是阿梅（梅艷芳）的鐵粉，可惜阿梅已逝世多年，她的歌聲已成「絕響」；現在友人欣賞的是鄧紫棋，友人表示：「最美的感覺無奈地只能留在回憶中了！雖然鄧紫棋的唱腔『鼻音重』，似帶着『哭腔』，不過她的唱腔卻充滿着情感，其『穿透力』很強，每毎能直擊着歌迷們的心弦，她的歌聲就令人感到有『撫慰性』，心情也變得沒有那麼『暴躁』，而且她又用『真摯』方式表演，我相信『明事理』的香港市民會給予她更多的欣賞。」

友人續說明白每個人對演藝人的表現或歌聲都有自己的「主觀」感受，就是「無道理就是喜歡」，如愛情一樣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囉！認同及讚賞鄧紫棋是歌壇「實力唱將」的還有多位著名歌星，他們表示在聽到鄧紫棋演唱Beyond樂隊的《海闊天空》一曲時，也被她的感情觸動到「潸然淚下」：「某些歌曲能扣人心弦除了歌詞和音樂旋律外，更重要的是演唱者演唱獨特的『情感注入』，阿梅也好鄧紫棋也好，她們演唱抒情歌曲時都能做到這一點！」

跟演藝人的「演技」成就一個「經典角色」一樣，他們的演繹為角色人物注入了「靈魂」，使角色成為現實生活的「栩栩如生」人物；在歌壇要佔一席位，唱功實力絕對也不能「蒙混過關」啦！

夫妻同心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上星期呂良偉（呂哥）去了榕光社護老之家探訪，便把15萬元支票送予老人中心，為長者中心加點經費。然後再安排他做訪問。呂哥這些年基本上不想做訪問，什麼原因他自己也說不上，這次是比較難得的了！

記者在貴賓房一邊做訪問，我就和呂太在另一邊坐着，呂太要吃炸物，叫了雞翼，雞翼外皮炸到金黃色，但她吃了一口說內裏凍的，侍應再送來一盤，結果也是不對勁，我和她便只有吃着薯條聊天！知道呂太並不是挑剔，問題那間餐廳是品牌，位於高級餐飲地帶，卻連炸雞翼都做不好。呂太是位在圈中出名的廚神，好朋友常常都想吃到她的廚藝，所以那餐廳炸幾隻雞翼連我也覺得不過關，實在太過份！

一向跟呂哥見面，說的都是工作，到近年則談到他的健康養生，彼此甚少說私生活。倒是這一天，呂太說了很多他們的家事，着實地難得。我問起他的兒子善揚，想看看他的近照，呂太說兒子像爺爺，濃眉大眼體型粗壯，也有爸爸的影子！

書教學，今日孩子都學有所成，呂哥夫婦也感到安慰！

呂哥夫妻感情好，那是因為二人同心，做人處事態度一致，說實在呂哥要照顧家中長幼，如果太太不同意，矛盾問題便由此生。和呂太一席話，教我重新認識這個家庭，重新認識呂良偉！

廣東人在馬來



路地觀察
湯禎兆

記得有一陣子，香港有人說馬來西亞是理想退休勝地。今次復活節假，終於第一次踏足這個國家，果然聞名不如見面，如像入了時光機般，到處聽到廣東歌，馬來商場也有香港九十年代大商場的感覺……

一到吉隆坡機場，接機是廣東人，他其實也剛從香港回來，說常過去朋友家，近年更會和朋友去深圳玩。大家交換深圳遊樂情報之後，他當然也介紹吉隆坡的美食給我們。由於這次我們沒有時間好好看行程，有個當地人介紹美食和景點，我們都覺得十分幸運。

他介紹的阿羅街原來就在我們的酒店不遠處。我們中午去了一次，晚上去了一次，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風景。中午營業的食店有限，我們走進最多人的一間，原來是廣東人經營的，主打華人喜歡的油飯、燒味及雞雜等等，成為我們最豐富的一餐，連孩子都投選為最美味的一

頓。晚上去的時候如夜市一樣，非常熱鬧，我們買了聞名的黃阿華雞翼及路邊攤的燒魷魚，回酒店吃宵夜。

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，其中廣東人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族群。廣東人自十九世紀末開始遷移至馬來西亞。他們通常以經商為生，善於創業和經營。廣東人的商業頭腦和創業精神，使得他們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。當中，廣東人在餐飲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馬來西亞的餐飲業以其多樣性和美食聞名，而廣東菜被廣泛接受並喜愛。許多馬來西亞人喜歡品嘗廣東菜的獨特風味和烹飪技巧。

離開時，我們在機場吃了地道的東南亞食物，但餐廳竟然一直播着廣東歌，完全是懷舊金曲，由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視劇主題曲，到八十年代的流行曲都齊備，難道是廣東人當老闆？

難怪大家都說想搬到馬來西亞了！

芬芳古村春意鬧



吳志發

4月，因民國才女林徽因的著名詩歌《你是人間的四月天》而格外芬芳。

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透過密密匝匝的枝葉灑落，山裏人家又開始了新的一天。炊煙裊裊升起，屋內瀰漫飯菜的清香。「太陽曬屁股，上學要遲到啦！」隔壁奶奶催促磨蹭的孫子們起床吃飯。雞鳴聲由遠到近，又由近至遠，像我這樣的城市歸鄉小住之人，即使想睡個懶覺，也不免早起，生怕錯過任何一個值得銘記的閃光畫面。

站於閣樓，倚欄遠望，清山煙霧繚繞，田野一片青綠。遠觀根本滿足不了內心的好奇，我想到田地裏近距離體驗一番。裹着微微涼意，滿懷探索眼神，我沿着小道向村外緩緩而行。「廸明叔好！」「青青嬌好！」途中偶遇幾位或閒坐或行走的長輩，我皆響亮地向他們問好。

小溪邊蹲着一溜婦女，她們在清水中搓揉衣物。談笑聲、洗衣聲、流水聲交織，和着啾啾鳥鳴，譜出春天裏的一曲美妙旋律。滿山的竹子在微風中搖曳，發出沙沙聲響，恰似與春風傾情相擁。走進竹林，春筍尖尖地冒出土壤，一棵連着一棵，帶來春天特有的美味。杜鵑花盛開在山坡，趕集般齊聚歡騰，紅的、粉的、白的，五彩斑斕，又如點綴在綠色大地上的珠寶。雲朵潔白無瑕，鑲嵌於蔚藍

天空。桃樹花苞羞羞答答吐出細嫩花蕊，油菜花披一襲金黃，露珠兒趴在圓鼓鼓的包菜葉片上。久經嚴冬考驗的鳥兒們，此刻的叫聲尤為歡快悅耳，似在宣告牠們才是春天的主角。「泥融飛燕子，沙暖睡鴉鶯」，多隻小巧玲瓏的燕子不知從何處趕來，為春光增添不少生機。蟲子剛從地裏頭，樹洞內甦醒，快速爬出呼吸新鮮空氣，牠們迷惑在鳥兒的甜歌中，哪顧得了被啄食的風險喲。

古屋傳承歲月，屋頂的小石獅、古老的天井、木質的門窗，默默訴說流年裏的山鄉故事。表皮斑駁的棵棵古樹，更是見證了村莊變遷史。它們扎根一方，守望着這片土地和這裏的人們。山裏人家雖然生活簡樸，內心卻感到充實與滿足。有些老者甚至遵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古老生存法則，對大自然的敬畏和對生活的熱愛從未改變。在家鄉，每一聲鳥鳴、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葉子，都在演繹着生命與自然和諧相處。

清風輕吹，田野山川變得愈發養眼。柔和的陽光鋪滿青翠山林，每一棵植物彷彿都塗上奔放的底色。春天當屬最富活力的季節，當然，對於山裏人家而言，美，並不局限於春天。無論春夏秋冬，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詮釋生活的真諦。青青的秧苗、叢叢的煙葉和遍地的小野花，繪成仲

春4月百看不厭的天然油畫。偶遇三三兩兩進山掃墓的老鄉，雖是同村人，但我對眾多後生甚感陌生。族人一起掃墓和吃掃墓酒，乃清明時節的一道人文景觀。小居深山，我覺得日子變得緩慢而合拍，靜謐的村莊讓人忘卻城市之喧囂。芬芳古村春意鬧，清新而富有朝氣，沉浸在這份安寧與舒適之中，又何嘗不是一種享受？

一年之計在於春，有播種方有喜人的收穫，村民們辭舊迎新，着手於新年的精耕細作。他們或趕老牛或開小型拖拉機在水田裏耕耘，或從容打理自給自足的菜園子。熟悉而久違的兒時畫卷再次浮現，曾幾何時，我拽穩母親的衣角跟至田間地頭玩耍，或手捧小人書，在溪畔草坪優哉游哉地放牛。一群鴨子嘎嘎叫喚，高昂長脖、邁起整齊的步伐從我身前晃晃悠悠走過。瞧，牠們身後還跟着一位小姑娘，她右手握一根長長的小竹棍。若鴨群偏離路線，只要她忽左忽右揮舞指揮棒，牠們便老老實實回歸原來的前行方向。

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，蘇東坡筆下的江南春景圖躍然而出。

悠悠慢步於古街，心兒融在充滿希望的春天裏，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，感受到了未來的無限可能。夜幕降臨，星光閃耀在群山之巔，燈火闌珊處，山裏人家又將進入甜美夢鄉。

3個父親和他們「死而復生」的女兒



趙鵬飛

人死了就是死了，看似決絕的一句話，放在有血脈鏈接的個人

失愛女，再堅強的人也很難挺住這樣的重創。接受傳媒訪問時，包小柏毫不掩飾地坦白了心聲：「我女兒走的那一刻，我就覺得我的人生意義蕩然無存，都不存在了。你沒有目標，你沒有努力的動力。走出來？不，我走不出來。」

女兒去世半年後，包小柏開始鑽研AI技術並攻讀相關專業的博士學位，因為女兒去世前氣管插管治療後無法發聲，他立誓要用科技重新讓女兒在數字世界裏「復活」。在這個傷心欲絕的父親的堅持和努力下，最近，他成功利用女兒留在這個世界上僅存的3句英文對話，讓女兒以數字生命的形式「復活」了：女兒不僅給媽媽唱了生日歌，還能和他隔着屏幕即時對話聊天。

從女兒病逝後就再也沒有理過髮的包小柏，頗為感慨地說：「對我而言，AI可以讓我明確地知道，能把思念的模式換一種工具來表達。」哲學家周國平的女兒妞妞，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562天後夭折了。周國平和妻子全程見證了女兒從孕育到生命的戛然而止的全過程。誕生之初的驚喜，一點一點長大的甜蜜，再到病變後，生命力一天一天衰弱枯竭。在女兒去世的兩年後，周國平寫了一本以女兒名字命名的書《妞妞——一個父親的